

文人谈

薛原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文人谈

薛原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谈/薛原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58-1597-9

I. ①文… II. ①薛… III. ①笔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6200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邢 侠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文人谈

薛原 著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0.12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597-9/I·415

定 价 35.00 元

题记

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被遮蔽的人生。或者换一个说法，借用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露出在海面上的冰山只是被淹没在海面以下的巨大冰山的一角。或许这也是阅读前人无法避免的局限。有限的阅读是幸福的，尤其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随着阅读的深入，全面的阅读往往会打碎最初阅读带来的幸福——因为或许会看到人性复杂的多面。这或许是夜晚的读书给我的感受。

我读书不成系统，纯粹是为了愉悦自己，往往是随手抓一本书随意而读，但也有一点相对的主题集中，这

就是内容往往围绕现代文人和画家的人生和作品。如果说以前是读他们的作品为主，近些年来则更多是读一些作品之外的内容，例如他们的传记、日记、书信等等，从这些文人的“独白”里，我读到了人生的况味，更读到了人间世态的变化，尤其是这些文人在时代风云里的生存。从1950年代开始，这些文人的生存各自有着不同的命运，或春风沐雨，或秋寒蹭蹬，或孤灯独守，或开一时风气。

不管如何，这些文人们皆成了昨天的风景，也成了我们阅读的故事。我的阅读是片面的，只留下我的感受，记录下读书时留在书边上的点滴“发现”，往往为读书时的点滴“发现”而体验着读书的快乐。尽管这快乐或许是零碎的片面的不成文章的，但这也正是我辈闲读的乐趣所在。

文人们的人生与他们创作的作品相比，往往更丰富，也更有意思。

是为题记。

目 录

题记·····	1
施蛰存：“新文学，我是旁观者”·····	1
周作人：“枯木朽株呈其本相”·····	11
林风眠：我总要跑我自己的道路·····	17
傅抱石：贡献出最后一滴血·····	32
骆宾基：不被认可的《金文新考》·····	50
聂绀弩：对镜检讨散宜生·····	57
曹靖华：“老学长扶植之赐也”·····	64

俞平伯：“此儿要改变门风”·····	72
郑振铎：“梦与毛主席同游北海”·····	77
顾颉刚书信日记里的点滴·····	96
陈独秀的面貌·····	104
胡适的自传与书信·····	111
陈寅恪的一首诗·····	117
张元济：百卷书成岁月长·····	123
闻一多的两处故居·····	128
巴金的雕像·····	136
傅雷家书之外·····	142
张爱玲：那袭“华美”袍下的虱子·····	149
齐白石的篆刻知音·····	157
玩物成家王世襄·····	172
周昌谷：愿凭千尺悲鸣水·····	178
蔡亮：两种角度的画像·····	192
黄苗子的回忆·····	202
熊秉明的眼光·····	213
朱乃正眼里的“真”·····	220

从贺友直谈起·····	227
朱新建的《美人图》·····	233
沈从文的“驯服”·····	238
钱钟书的“两面”及其他·····	248
唐弢的记忆与书话·····	253
阅读何其芳·····	264
萧乾的回忆·····	272
黄裳与“银鱼”·····	281
永远的孙犁·····	290
吴祖光的绝唱·····	297
王度庐的青岛“侠客”时代·····	303
后 记·····	313

施蛰存：“新文学，我是旁观者”

鲁迅先生当年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里曾骂过几个年轻作家，如说创造社的成仿吾是“才子+流氓”，提倡读《庄子》和《文选》的施蛰存是“洋场恶少”，而画过几笔插图的叶灵凤也径赠以“流氓画家”的桂冠……其中的“洋场恶少”施蛰存在1950年代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并在“反右”运动中成为右派，也逐渐远离了文学创作，成为古典文学专家，一直到“文革”结束后，其现代小说作家的身份和作品才逐渐被“挖掘”出土和重新得到“认识”。

1980年代的施蛰存在与海外朋友的书信中，对自己以往的文学和当下的生活说了很多不吐不快的话，有些也明显是情绪化的语言。例如1988年5月25日写给香港古剑的信里，对香港文学杂志的约稿如此回复：“我不想写杂文或回忆记，我还是写古典文学文章可保天年，新文学，我是个旁观者。”一句“新文学，我是个旁观者”道出了复杂的滋味。对于1930年代的现代文学来说，施蛰存显然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身体力行者。

因为当年与鲁迅先生关于“青年必读书”之争，再加上1950年代被冠以“右派”之名，作为作家和大学教授的施蛰存逐渐淡出文学创作的一面，而越来越沉入古典文学和金石之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写古典文学文章可保天年。尽管1980年代的施蛰存已经恢复了身份和待遇，但仍有许多不如意的大事，例如房子问题，他在1988年6月1日写给古剑的信里说：他还有一信让古剑转给台北《联合日报》的副刊主编痖弦，他说这封信也算是投稿，并明确说，“此文你看一下，也许你会觉得过火，但不要紧，我正要在外边发发牢骚，促使市委解决

我的房子”。

这封他写给痖弦的信（也当成投稿）是1988年5月25日写的，信里对自己的文学和1950年代之后的生活做了一个回顾，如他写道：“五十年前，我写过六七十篇小说，久已灰飞烟逝，不为后生少年所知，故三十年来，此事幸而未成罪状。近数年来，有文学考古家忽然发掘得之，拙著遂成出土文物……”并进而谈到自己的境况：“我在这里，从1957年至1977年，再看各种头衔之下，做了二十年‘靠边分子’。书也卖光了，房子给‘无产阶级’挤掉了，现在只留下二十平方米的空间，老夫老妻，饮食坐卧于斯，写作缝纫于斯，招待亲戚朋友于斯，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自己想想，也总该算是有‘雅量’的了。”

在这封写给台北痖弦的发牢骚的信里，施蛰存还写道：他今年八十四岁，居然大病不死，也是奇迹了，1966年他在“牛棚”里的时候，他有一句阿Q式的名言，曰：“不死就是胜利。”这句话，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不过在他自己今天看来，这个胜利也没多大好处，

因为他自己的胜利果实，“也不过是能有几年时间，把挤压三十年的丛残笔札，编几本书出来而已……”在他自己看来，他的著作，“恐怕只配埋在文化沙漠里”。在这封信里施蛰存还对 1987 年台北的《联合文学》杂志称他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表示了腹诽：因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是鲁迅”。

晚年的施蛰存对自己著述的出版是非常用心的，这在他与海内外的友人的通信里有很多的表达，如晚年的重要著作《唐诗百话》在上海出版后，他非常希望还能在港台也出版，在 1988 年 11 月 14 日给古剑的信里说：“我今年已八十四，不想较量金钱，只要我的书能多印几千册，流传二三十年，就满足了。我的子孙都是工程师，他们不能文学，将来也不会关心我的版权，因此，如有台湾出版社能印我的书，一次性付给稿费也可以，不必拖拖拉拉地收版税了。”（这本《唐诗百话》几经周折最终由台北的“联经”出版了。）而在海外刊载文章和出版书籍的稿费，施蛰存一般让友人代收，然后帮他在香港买他需要的食品和书。例如在与香港友人的通信里，施

蛰存的一个主要内容还是让友人替他在香港买一些生活营养品，从这些营养品里，也能看出当年被鲁迅讥讽为“洋场恶少”的施蛰存在生活上的“洋化”，如给古剑的信里，频繁出现的是让古剑在香港代买 Eno 果子盐（有橙子、柠檬和菊花等类）、瓶装的某品牌的牛肉汁、雀巢咖啡……并说明牛肉汁是要在冬天里吃的，“每年冬季，早起就需要饮一杯牛肉汁”。

例如施蛰存在 1995 年 11 月 3 日给古剑的信里，让古剑代买的食物清单如下：

1. OXO 牛肉汁方块，纸盒装，买 20—30 包。
2. 古巴小雪茄，50—100 支，要最小的，比纸烟略大，不要荷兰货。
3. 要一二个抽板烟用烟斗，中等货，如旧货摊上发现了，可以买旧货，也许可以买到上等货。
4. 如有埃及纸烟，金字塔牌，铁盒 50 支装，买二盒。
5. 有板烟丝，买一些，各种包装均可。

看这个清单，可以看出施蛰存即便到了晚年，所保

持的生活习惯和嗜好。除了这些生活用品外，他还让古剑给他留意“有报刊妙文，或大陆不见的报道，请随时寄我看看”。

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施蛰存的性格非常坦诚，例如给古剑的信里，每次对自己买东西的费用还有文章稿费的处理，都是一笔一笔很清楚的，对古剑给自己的帮助还有馈赠雪茄烟等等，施蛰存也是一定要有所感谢的表示，例如从自己收藏的书画里选出一幅黎雄才的山水相赠，后来还有一幅张大千的小立轴，并表示就是赠送给古剑的，若卖了钱也不用分给他。这点能看出老人的通达，但并不是说，老人就一点不在乎钱财，对自己应该所得的，还是坚持原则的，例如在1992年8月16日给古剑的信里，他写道：“李欧梵编的《新感觉派小说选》台湾允晨公司出版，已出了二年我才知道，香港如有，烦买一本，此书用了我七八万字，我要去索取稿费。”

在通信里，施蛰存除了谈自己的琐事以外，其实对他已经“远离”的文坛还是关注的，例如在1987年12月12日写给香港古剑的信里，有如此一段：“上月这里

有一件新闻：有四位老作家，向市委控诉上海作协党组，负责人是 XXX，据说凡有出国机会，总是轮不到老作家，X 的女儿写了小说，便在作协内组稿吹捧，等等十余项。作协作了检讨，X 声称要辞职。四位老作家是：吴强、柯灵、于伶，另一人未详。”

对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尤其是文学现状，施蛰存是不认可的，例如他在 1989 年 3 月 5 日给古剑的信里，有这样的一段话：“这里现在是情欲小说、裸体女人画的世界，其他文化事业都‘打烊’了，一团糟！”这话若拿到今天来看，显然施老先生的话有些以偏概全，我们今天不是说 1980 年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吗？

施蛰存对现实其实一直很关注，即便到了耄耋之年，依然对现实保持着敏感，他是不掩盖自己看法的人，尤其在与海外友人的通信中，例如 1991 年 5 月 19 日写给古剑的信：“此间粮食提价，幅度不大，人民并无意见，早该涨了，减少国家补贴，仍于经济有利，请勿相信煽动家的吹风，国内事，大的方向还不算错，我们必须与东德、东欧、苏联比较观察，戈尔巴乔夫先修改政治结

构，后改经济结构，出了乱子，我们幸而不走这一步。”

到了 1990 年代，也就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几年，他在书信里很少对生活有抱怨了，还是在 1991 年 5 月 19 日的信里，他说：他没有什么需要。生活不坏，退休以后，还升了级，现在拿的是一级教授的工资，每月 380 元，加上种种补贴，每月收 430 元，外加稿费，每月可得 200 元。子孙不用他负担，就是他和老伴生活，“可以在小康以上了。果子盐已够用一个夏季，不用再买给我。牛肉汁还余一瓶，加上你这一次的二瓶，留待秋季吃，到冬天再添二瓶，到明春无问题了……”这一年，施蛰存的文学作品也再新版面世：《十年创作集》由人文社推出，上下两册，收录他当年的小说创作，上册《石秀之死》，下册《雾·鸥·流星》；百花文艺社再版了《施蛰存散文选集》，中华书局出版了《金石丛话》，浙江古籍社出版了《花间新集》等；他还编选了《近代六十名家词》，汇印了晚清到 1949 年的六十位词学大家的词选，另外还有《文艺百话》等结集出版。

稍后的 1993 年，施蛰存再度“成名”，这年 6 月，

他获得了第二届上海文学奖，这应该是上海市政府对文化老人一生文学成就的褒奖，在7月26日给古剑的信里，他写道：“上海文学奖，第一届是三万元，我是第二届，只有二万元，一切东西都在上涨，这个奖金却跌价，可笑吗？”并劝阻古剑不要采访他：“不要为我写采访记了，上海已有好几篇，我想从此隐下来，少出头了。”

最后几年，施蛰存对自己的藏书开始处理，送来访的年轻朋友或让书店代售，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打算送给文学馆，对于朋友的赠书，也去信谢绝，但对有兴趣或“有用”的书则仍不能释怀，如1994年1月17日写给长沙彭燕郊的信：“兄以后不要再送我书了，我也无力看书，子孙一代，没有一个是搞文学的。我的书在渐渐处分，不必再增加了。”但在同年5月19日给彭燕郊的信里，他又说：“昨晚翻阅兄所编《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见广告中有《夜之卡斯帕》及《地狱一季》二书，不知印出了没有？如已印出，可否还能代我各买一本？”稍后在6月2日写给彭燕郊的信里说：“今日收到《地狱一季》，即取我的英法文本对看，发现王道乾的译文不